

宴中计

我心中早有计量，闻言亦不吃惊，抬目看秦熙辰，他却也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，不露痕迹地向赵景明稍稍颌首，唇边挂着淡淡的笑意，温柔地护着我下了马车。

东侧朱色宫门洞开，持刀着甲的御林军分列两边，有内侍公公携着宫女立于门前依例查检宾客。轮到我与秦熙辰时，有宫女欲上前查检，却内侍急急喝住，一面弓腰谄笑道：「小蹄子不懂事，这些规矩浑不该用在二公子身上。」

秦熙辰只一笑置之，不与内侍多言，从袖中取出一锭金子予他。大庭广众之下，那内侍竟无半分避讳，公然收了金子，便挥手教身后人让出路来供我们离开。以小见大，区区一个内侍太监都敢张狂地敛财，偌大的宫中说不定有多少蛀虫。

我只瞥了一眼便移开了视线去，敛目低眉地跟在秦熙辰身后，与他只隔半步距离，隐约闻得到他身上缭绕的檀香气息。

他低声与我说话，提醒我晚妍素日里的饮食喜好，言辞动作。桩桩件件都十分细致入微，可见他确是个极好的兄长。

可是与晚妍朝夕相伴了这样久，她的习性我自然是十分清楚，不必他赘述的。他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最终还是我开口将他打断的。

彼时身侧行过一列宫人，为避落人口实，我轻轻一笑，用的是晚妍对他的称呼，轻声说：「哥哥，我都知道的。」

他步履微微一滞，旋即回首看我。我有些不解地回望他，却见他慢慢地眨了一下眼睛，又目光湛湛地多看我一眼，薄唇抿出些微笑意来。这目光看得我十分不自在，忙向他眨眨眼，无声地催促他快些走。他低低一笑，这才重新抬步。

朱墙黄瓦，雕梁画栋，宫廊深深，奴婢成群。我于他一前一后安步行于其间，许久才到施以宴席的安政殿前。殿中早已肆筵设席，席位之广，一路铺展延伸至了殿外。品阶次者，席位便在设于殿外，而皇孙贵戚，重臣重兵者，席位则在殿中。礼法井然，次序分明，因而赴宴者虽然众多，宴席间却不哄乱。

按照资格，秦熙辰与我并不能入正殿，却有内侍上前，极其恭敬地将我们引至安政殿中。此时殿中好生热闹，权臣贵胄循序列于其间，或献或酢，左右秩秩。

我目光微移，不动声色地环视殿内一圈，首个看的便是宫殿里最里端、最高高在上的位置。皇帝未至，席案之上空设着佳肴美酒。只瞧了一眼，视线便往下移，一一掠过众人，瞧见了好几张熟面孔。怀抱美姬调笑者是太子齐少邛；与世家公子谈天者是三皇子齐少邗；与臣子将领议事者是宋尚书；端然坐于宋尚书身后，敛眉垂目，竖耳恭听者，是宋引默。

一月不见，他仿佛清减了许多，所着朱红色绣仙鹤的官服，在我还是春桃时曾见他穿过。如今穿在他身上，较当日宽松了不少。他正在听诸位大人讲话，眉目沉稳，举动规矩，与腰间的荷包一点也不相衬。

他周围的大臣们谈罢朝堂事宜，有一名大臣与宋尚书笑道：「小辈里便属你家儿子最成器，年纪轻轻已是三品少卿，日后更要接你的担子。」

另一名大臣附和道：「请动出泥老人入朝的也是小宋大人，为圣上立此大功一件，怕少不了封赏啊。」

宋尚书捻须一笑，神色淡淡，纠正道：「如今不应叫出泥老人，该叫国师才是。」

听至此处，我淡然收回目光去。宋引默却如有所感地抬头，向我在的方向望来，视线落在我身上时，微微眯了眯眼似在分辨什么，而后眼底一瞬亮起光来。隔了人群纷扰，他目光沉沉地望着我，薄唇微动，似有千言万语想诉于唇舌，却最终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将视线移开。

殿中有不少人注意到宋引默的一反常态，循着他的目光看到我，私语声渐起。若换作寻常的我，早该叱一声「看什么看，没见过美女」，可我现在扮演的是晚妍，晚妍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于是我娴静地垂下眼睑遮挡住眼底情绪，面上虽风平浪静，心中到底不喜。

最能感知我情绪变化的约莫便是身侧的青衫男子了。秦熙辰轻轻一笑，旋即巧妙地前移一步将我护于身后，为我挡住各异目光。他与宋引默对视，电光石火的一刹里，桃花眼微微眯起，警告意味浓重。逼得宋引默挪开视线后，他偏过来头看我，眉梢微挑，轻笑着携我入座。

尚未开席，几案之上不见热菜，只罗列着各色的水果、糕点，更有数盘绽然鲜花点缀其间，花香馥郁，美不胜收。

秦熙辰与我相邻而坐，只稍稍侧首便能与我说话。他靠将过来，在我耳畔低语，道：「我要去应酬一番，你便在此处。」

不远处以齐少祁为首的一团人已笑着向他打了好久的手势，有一人笑道：「晚妍妹妹，我们今日铁定要把你哥哥灌醉。」

齐少祁笑着摆手道：「上次秦二喝趴你们一群人的丢人事我还没忘，这回你们自个儿灌去，可别带我！」

秦熙辰轻笑出声，目光懒懒地投过去，道：「齐少祁，我若没记错，那群喝倒的人里仿佛是有个你？」

他说罢，在场众人皆笑了起来。他们是年轻的臣子，嬉笑怒骂，眉眼处尽是青年的意气。欢声笑语里没有宋引默，他垂下目光，神情略有些恍惚，不知在思索什么。

秦熙辰指间转着一杯酒，漫不经心地听齐少祁反驳，眉眼弯起，一个抬手喝罢了杯中酒，饮酒时喉结微动，妖孽到了极致。他放下雕金琢玉的酒杯，便要起身去寻齐少祁。

我忙低声唤住他，叮嘱道：「哥哥，小酌即可，不许贪杯。」

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不知道哪里又触到了他。他轻笑着看我一眼，唇边勾起好看的弧度来，桃花眼亦随之一弯，眼波微漾间，无声无息地收割了殿中芳心一片。周遭世家小姐掩唇惊叹

的声音比比皆是，他却是习以为常的模样，轻笑着看着，应了一声「好」。

我远远地瞧着他与齐少邛等人谈笑风生，通身气质分明清贵慑人，眉宇神色却风流不羁，举止做派与寻常轻浮公子别无二致。他应了我少喝酒，便真没再动过酒杯。齐少邛等人自然不依，一番思量后，想出一个投壶判酒的主意来，很快便有宫女抱来了壶具与矢。

皇帝迟迟未至，殿中众人乐得看热闹，围拢过去参与或是旁观。我眉眼一弯，觉得甚是有趣，恰有一位与晚妍交好的小姐邀我一道过去看，索性与她结伴过去。

齐少邛仿佛也觉着有趣，推开怀中美人参与到投壶去。齐少邛有意参与，自有诸位太子党跟从，宋引默亦被拖拽于其中。太子党一来，齐少邛那头原本只为针对秦熙辰的局势瞬改。宫殿之中，太子与三皇子为首，各领着一队人，隐隐有分庭抗礼之势。

活成人精的老臣们一见投壶变为两位皇子相争，反应各不相同。都说见微以知萌，见端以知末。我在一旁状似不经意地瞧着，看出了好些门道来。依投壶为例，臣子之中支持太子者众，支持三皇子者稀，可观望两边，动摇不定者却是最多数。中宫所出，按一国储君的要求培养长大的太子竟不是众望所归，着实引人唏嘘。

我微微一哂，想起从前爹爹为我寻摸京中适龄少年郎做夫婿时，首个排除的便是太子。爹爹说，齐少邛为人任性恣睢，行

为无度且偏爱美色，不是好夫婿也不是好储君，若非齐少邗名声也差，这万里江山指不定予谁。

思及此处，我将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言笑晏晏的齐少邗身上。他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对我轻轻一笑，谢我助他与晚妍见面。我笑着摇头，向秦熙辰的方向扬了扬下巴，示意他我亦是出于无奈。

齐少邗秒懂，看着我无奈的模样，笑得万分绚烂之际，却被人「啪」一下打歪了头。齐少邗黑沉沉的一双眼里染上怒气，偏头也斜那人一眼。

视线那头，秦熙辰面无表情地将四矢无镞之矢递予他，目光慢慢挪到我身上，静静看着我，桃花眼里看不出情绪。趁齐少邗投壶，无人注意时，无声地向我做了几个口型。我依稀辨认出，他仿佛是在说「不许看别人笑」？

我：「……」幼稚！

投壶的规矩说来十分，两方轮流将矢投于壶中，每人四矢，多中者为胜，负方饮酒作罚。齐少邗与齐少邗先投，齐少邗连投三矢不中，最后一矢才堪堪入之，勉强得了个有终。他投罢壶，挑眉看齐少邗一眼，唇边勾着笑，道：「三弟，为兄不擅此道，你可莫让为兄下不来台。」

齐少邗眼眸幽深，向齐少邗拱手抱一礼，旋即直起背脊来，掂着一支矢轻轻一笑，以目光丈量片刻，果断投之。那支矢凝聚了众人的视线，以轻盈的姿态精准地落入壶中，发出不轻不重的碰撞声。

齐少邗微微一愣，抬手饮酒的动作顿住，不可置信地抬目看他，丹凤眼微微眯起。兄弟二人气氛不对，殿中氛围亦凝固起来。

齐少邗并不看他，微抿着唇，神情认真，执着矢又投第二支、第三支、第四支，毫无疑问全壶。胜负既分，他拂了拂袖上不存在的灰尘，执起边上搁置的一杯酒，向齐少邗扬了扬便抬手喝尽，喝罢轻笑道：「这杯罚酒，我帮兄长喝。」

我身旁的世家小姐低声问我：「不是说三殿下什么也不会吗？」

也有人疑惑道：「三殿下既投得一手好壶，为什么从前总输给太子？」

这些窃窃私语自然也落入了齐少邗耳中。齐少邗讥诮一笑，抬手鼓起掌来。有太子开头，众人自然也跟随着稀稀落落地鼓掌。齐少邗却蓦地一停，丹凤眼微眯，语中意味不明，道：「三弟好得很，好得很哪。」说罢，拂袖而去。皇帝寿宴，太子缺席是为大不敬。诸多臣子相拦无果，在殿中相顾叹息。

宋尚书皱着眉，欲遣宋引默去寻。齐少邗方想阻拦，秦熙辰却先他一步轻笑着拦住宋引默，眉梢微挑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宋引默，道：「有射以乐宾，习容而讲艺，投壶之礼不得中途中断，」说至此处，低沉清冽的男声带了一声低笑，「小宋大人，请。」

宋引默瞥他一眼，神情淡淡，抬步欲走，并不愿睬之。齐少邗轻轻一笑，上前一步将矢塞到宋引默手中，笑道：「秦二其人

文不成武不就，唯有投壶拿得出手，引默兄便遂了他，与他比一场罢。」

他与秦熙辰一个搬礼法，一个讲人情，唱罢红脸白脸，宋引默仍不动容，向齐少邗揖一礼，便要告辞去寻太子。

秦熙辰却低低一笑，侧首看向我，眉目如镌，风流无边，道：「晚妍，你说他可是不敢与你哥哥比？」

他这样一说，众人的视线齐刷刷地向我望过来，宋引默亦在看我，目光沉沉，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

我总归明了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是什么体验，闻言举止端庄，丝毫不方，轻轻一笑，看向宋引默，柔声道：「哥哥素来口无遮拦，小宋大人莫恼，大人既不愿，不比便是。」言辞温婉恳切，似是相护的模样。

身边的世家小姐在我耳边娇笑道：「这样护着未来的夫婿，秦二公子怕要伤心了。」

我扯了扯嘴角，实在不敢苟同，心想秦熙辰真是蔫儿坏，人人皆知晚妍已与宋引默定了亲，被未婚的妻子当众这么一激，宋引默若还不参与，未免沦为笑谈。

果不其然，宋引默看着我，轻声问道：「你要我与他比吗？」

殿中众人皆知晓晚妍与宋引默的关系，闻言看我的目光霎时暧昧至极。我微微一怔，还未想好要如何作答，他却端正了神色，垂下目光，道：「好，我与他比。」

秦熙辰闻言，勾起桃花眼，向我得逞似的一笑，眉宇间风华流转，活像一只狡黠的狐狸。这一笑稍纵即逝，他移开视线，抬手一请，示意宋引默先投。宋引默不再推辞，深深看我一眼，攥紧了手中的矢便上前投壶。

宋尚书负手立于宋引默身后，此间情形尽落入了他眼中。他看我一眼，眼底有探究也有思索。长幼有序，我向他坦然一笑，屈膝行一小礼后，镇定地移开视线去看宋引默投壶。

长身玉立的男子手执了矢，目光微凝，抬手轻掷，第一箭便投中了壶口，而后连投余下三箭，姿态利落好看，继齐少邗后又投了个全壶，引得一阵掌声。宋引默投罢，抬目看向秦熙辰，淡淡一笑，做了个请姿，端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傲气。

秦熙辰唇边翘起一点，眼含了浅淡的笑意，却轻叹一口气做为难状：「小宋大人珠玉在前，着实为我出了个好大的难题。」

宋引默勾了勾唇角，道：「二公子还未出手，焉知是珠玉在前，还是抛砖引玉？」

秦二轻笑一声，不再多言，伸手拿一支矢，在手中略略掂量，屏气凝神，专注地看着地上壶具，放手一投，径直投中壶耳小孔，有初贯耳，更胜宋引默所投的有初。有按捺不住的年轻臣子在一旁为他鼓掌叫好，他却不骄不躁地另执了矢依次投之，余下三发皆是贯耳，殿中一时掌声如云。

宋引默淡淡一笑，愿赌服输地取了一杯酒饮尽，末了，拭去唇边酒痕，问道：「壶已投了，现下我可以走了吗？」

秦熙辰低低一笑，目光稍稍放远，似在估量什么，而后眉梢轻挑，笑着道了一句「请便」。

他将说罢，安政殿外远远地传来帝王仪仗。众人闻声，忙重回各自席位伏跪在地行君臣大礼，动作整齐划一，齐整得赏心悦目。我也跟随着众人行礼，深深俯首下去，神情平静瞧不出端倪，心底却酝酿着滔天的恨意。

有一个轻飘飘的男声问道：「宋卿是要到哪儿去？」声音虽放得低，语中却隐隐积淀着上位者的威压。

那缕玄色携着一千后妃穿过殿堂，过处「吾皇万岁」的呼声一片，他却连一个眼神都不曾给，安然坐在了最高位上，略略调整姿势后，笑着道了一句「平身」。

我慢慢地直起身来，掀开眼帘一线，不动声色地向昭帝望去。已至暮年的帝王形容并不枯槁，灰白的头发高高盘着，梳的是道士髻。他未着明黄龙袍，而是穿着一件玄色道服，一举一动拎开看时还算仙风道骨，映衬着身后的金玉满堂、翠羽娇娘时，却格格不入得有些滑稽。

便是这个瞧着慈眉善目的老者，一声令下就害死了我的爹娘。

娘亲的血色至今仍灼痛着我的眼睛，我冷眼看着他，在心底默默盘算着就这般扑身上去，拔下发簪刺入他颈脖，教他一击毙命的可能性有多大。可能性自然是零。记忆中的血色催促着我行动，我垂下眼睑，攥紧十指，任由尖锐的指甲刺入掌心。

掌心刺痛在仇恨遮目中予了我一丝清明，我这才感觉到我的手背被一处温暖覆住。抬目望向温暖来源，是身侧端然而坐，目不斜视的秦熙辰。

男子轻抿着薄唇，眼睫微垂，遮住灿若星河的眼眸，眉目风流，神情清冷。他的双手不知何时自然地放到了案下，右手隐蔽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我心底一软，冲他轻轻笑了笑，示意我无恙。他这才松开，不动声色地执起酒壶倒酒。

皇帝来后，说了些场面话便开了宴。宫女们婷婷袅袅地端着盘子上满了满案的佳肴，一一退下后，翩然的舞姬便在殿中起舞助兴。金碧辉煌的宫殿中，一派觥筹交错之景，食之有味，视之有花，听之有乐，真真是奢靡烦琐到了极致。

秦熙辰仿佛不大喜欢这般宴席，偏过头来与我耳语，道：「这一场筵席花的银两，能给一营将士添置上冬衣。」语中甚有些鄙夷。

我轻轻一笑，启唇欲言，却听到昭帝在叫晚妍的名字。

「秦家三小姐何在？」

我并不曾惊慌，施施然出列殿中，在满殿寂静中向昭帝拂上一礼，轻声道：「秦家晚妍见过陛下，贺陛下生辰之喜。」

昭帝凝神看了我片刻，旋即笑道：「是个不可多得的佳人，宋少卿，朕为你拟定的亲事你可还满意？」

宋引默应声从位上起身，行至我身侧向昭帝行礼。行罢礼，他侧首看我一眼，而后轻声开口，话中听不出情绪：「陛下圣恩，臣……铭感于心。」

昭帝轻笑着抬了抬手，便有内侍将金托盘呈至我与宋引默面前。我垂目望去，托盘上置着一对银杯，杯中盛满了银晃晃的酒。远远隔着便闻到了扑鼻的酒气，想来应是一等一的烈酒。

昭帝道：「杯中酒是国师所酿，名字十分应景，叫作鸳盟。今日看到你们一双璧人，应了这名字，便将此酒赐予你们饮之罢。」

我与宋引默对视一眼，一齐向昭帝施礼谢恩。内侍将酒托于头顶，呈得又近了些，熏人的酒气单闻一闻便能教人生出醉意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是皇帝亲赐的酒，我心知不得不饮，于是垂下眼睑，慢慢地拿起了酒杯。

宋引默倒饮得格外利落，抬手便将他手中的酒喝了个干净，轻放下酒杯后，侧首看我一眼，而后轻轻一笑，伸出手强硬地夺过了我手中的酒杯。这厢我还未曾反应过来，他便喝掉了原该我喝的那杯酒。

两杯烈酒下肚，他动作变得有些迟缓，躬身向皇帝行礼的动作却分外标准，低声道：「晚妍不胜酒力，酒后恐御前失仪，臣既是她未婚的夫郎，她的酒便由臣代饮之。」

昭帝不曾恼怒，闻言拊掌大笑，道：「今日得见宋卿之爱护，朕便知道，朕果真是指了一桩好姻缘。」

宋引默微微闭了闭眼，睁开眼时，唇边勾出一抹苦涩的笑，眼睑轻颤，低低道了一声「是」。

回到席位之前，我与宋引默并肩退下，一起行了一小段路。他沉默地走在我身旁，眼底已有了微薄的醉意。我不曾看他，低垂着眼睑，轻声向他道了一句谢。他无力地笑了笑，目光沉沉，似在思索什么。

宋引默的席位离我的要近上许多，眼见着将要走到了，他却停下了脚步，伸手紧紧拽住了我的衣角。

我感觉到身后的阻力，回眸看他，平静地与他对视，轻声问道：「小宋大人还有事吗？」

他近乎贪恋地看着我，因了那两杯烈酒的缘故，他眼底清明不见，目中满是难掩的悲凉寂寥。

我不曾急于挣脱，耐心地看着他。良久，他终于轻声开口：「如果我说，我后悔了呢？」

我抬目环顾四周，确认无人注意后，抬目看着他淡淡一笑，旋即低声问道：「大人这话是说予谁听的？若是说予晚妍的，大人不必再说了，晚妍知晓了只徒惹她难过。」

宋引默低垂下目光，唇角微微勾起，说话间将我的衣角攥得更紧，仿佛是怕我下一刻便消失不见：「你便不难过吗？我早便后悔了，五年前便后悔了，悔我不曾绕过屏风看你一眼。若我多看你一眼，你便该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如我在梦中构想了千万遍那般，三书六礼，聘汝为妇，如何会走到今日？」

我勾了勾唇角，轻声道：「难过又如何，再难也终究会过。我过了，大人还未过吗？大人与我说这些话，是要置晚妍于何地？」

他自嘲一笑，极力维持着淡然的神情，声音却不自觉带了一丝轻颤：「天底下，我最不愿辜负的便是姑娘了，不愿辜负，却到底负了。」

我唇角弯起，垂下眼睑，将衣角一点一点从他手中抽离出，淡淡道：「所以大人后悔了？打一巴掌再给的一颗糖，再甜我也吃不下。辜负的是大人，后悔的也是大人。往事不可追，我予大人的休书上早写得明明白白。大人若心存亏欠，请尽数偿在晚妍身上，她才是大人三书六礼求娶的女子。」

说到此处，我已抽回了被他紧攥的衣袖，垂首看了看身侧宋引默的席位，轻轻一笑，意有所指道：「大人与我的位置不同，我与大人便就此别过了。」话毕，向他盈盈一拜，在他惨然的目光中转过身，提着裙子款款离去。

秦熙辰手里转着一只酒杯，疏疏懒懒地坐在位上，微仰着下巴抬头看我，下颌线条精致流畅，非同一般的好看。我将将坐下，他便勾了一双桃花眼，斜斜看过来，道：「鸳盟？应景？璧人？呵。」说这话时，他一点点加重了语气，最后那声轻蔑的「呵」简直教人吐槽无力。

我眉眼弯起，愉悦地看着他，笑道：「哥哥，你仿佛酸得很呐。」

秦熙辰微微一愣，不自觉弯了眉眼便要笑，却在半途生硬地刹住，置气般轻哼了一声，问道：「我如何便酸了？京都少女的梦中情人，昭国第一芳心纵火犯秦二公子，会酸？呵。」听他说罢，该是我酸了。

我挑眉看他，与他的角色瞬间对调，一字一顿道：「梦中情人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芳心纵火犯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呵。」

「……」

听到这声模仿到灵魂的「呵」，他终于忍不住低笑一声，伸手揉了一把我的头发。幸而有面纱遮挡，教我藏住能挂酱油瓶的嘴角。我偏过头去不看他，矜雅地掀开面纱一角，低头抿了一口酒。

刚将酒杯放在桌上，他便伸手取了我方才喝过的那杯酒，在我探究的目光中抬手饮了一口，而后抬了下眼，轻笑道：「说话这样酸，我还以为妹妹喝了醋，原来竟是喝的酒。」

我自然是要怼回去的，二人你来我往，正言笑晏晏，适才约我同看投壶的小姐却执了酒杯过来寻我，轻笑与我说话：「我还未曾贺晚妍与小宋大人定亲之喜，这杯酒便敬予晚妍。」

我浅笑着垂下眼睑，作出一副羞怯神态来，取一杯酒与她相敬着饮下，与她道了一句谢。却见她含羞带怯地一笑，侧首偷看了一眼正兀自品酒的秦熙辰，轻笑着唤了一声「二公子」。

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贺晚妍是假，借机与秦熙辰攀谈才是真。我眉梢轻挑，放下手中杯盏，亦不出声，只眼风淡淡地扫过去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秦熙辰。

秦熙辰桃花眼微微一勾，稍稍颌首便算是应过，模样疏离又冷淡。那位小姐咬了咬嘴唇，唇角挤出一抹温柔的笑意来，而后状似无意地一绊，便要倒向秦熙辰怀里。

有美人投怀送抱，他却不消这美人恩，反应极快地避让开，一派事不关己的模样。若非有身后机敏的宫人相扶，那位小姐怕真要跌坐在地上。

我饶有兴致地瞧着这出戏码，心想从前我跌倒时热心市民秦先生的表现，与今日当真是截然不同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坐得更端正了些，背脊挺直，神情凛然，恨不能把「正人君子」这四字写成字条印在脸上。

一位美人受挫离去，便有一位美人迎难而上，前赴后继，绵绵不绝。美人们形貌环肥燕瘦，手段各有千秋，打的幌子却是出奇的一致：贺晚妍与宋引默定亲之喜，特来敬酒。

宫里的酒素来是极好的，入口味甘，后劲十足。起初我尚能气定神闲地抬手饮酒，却敌不过美人们一杯一杯、积少成多地敬下来。秦熙辰分着心与美人们周旋，待他察觉我不对时，我已醉了个七七八八。

幸而我酒品不差，心底又深深记挂着假扮晚妍的差使，纵是神智昏沉，也一直端庄地坐在位上，低垂了眉眼不说话，更来者不拒地饮酒，如此循环往复，醉意愈浓。

秦熙辰微微蹙眉，眼底清冷得像是淬了寒冰，一个抬眼逼退了莺莺燕燕一群人。他侧首看我，目光温柔而担忧，试探般在我耳边低低唤了一声「淳儿」。

我歪头看他，慢慢地眨了眨眼睛，辨认了好一会儿，眉眼弯起，向他轻轻「嘘」了一声，提醒道：「哥哥，我是晚妍。」

秦熙辰轻叹一口气，目光晦暗不明，揉了一把我的头发，低声道：「我带你走。」

他说罢话，在觥筹错落间与齐少祁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便扶起我不引人瞩目地离了安政殿。将迈出殿门时，身后传来了昭帝怒问太子何在的声音，其间还夹杂着宋尚书等一千臣子为太子求情的说话声。

一片混乱中，自然无人注意我与秦熙辰的去向。他初时心中尚有顾虑，扶着我的手臂，依我的速度，与我并肩慢慢地行在宫城中。待走得离安政殿远了些后，他便顿住了脚步，轻挑了眉梢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。

此前他扶我时，我便将全身的重量挂在了他身上。他停了步，我自然也迈不开脚步，抬眸疑惑地看他，眼底因醉意闪烁着无辜的晶莹。

秦熙辰眼睫微颤，而后勾唇低低一笑，长臂一捞便将我拦腰抱在了怀中，抱着我大步流星地往宫门走。这途中，我小鸟依人地圈住了他的颈脖，顺势将脑袋伏他胸口处，抬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侧脸。

秦熙辰垂眸看我，目光柔软，半哄半问道：「为何这样看我？」

我轻轻笑了起来，思索了好一会儿，答道：「你好看。」

他眉眼微微弯起，唇边绽开笑意，问道：「有多好看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尝试着想一串彩虹屁来夸他，奈何脑袋昏沉，想了许久也想不出几个词来，于是轻轻叹一口气，苦恼道：「奈何……奈何本人没文化，一句卧槽行天下。」

秦熙辰：「……」

他低低笑了笑，抱着我走得又快了些。

赵景明百无聊赖地等地在宫门前时，与一千守门侍卫称兄道弟地聊得火热，见我们出来，才颇为恋恋不舍地挪动步子去驾车。

领班的侍卫向赵景明挥了挥手，笑道：「赵老弟常来玩儿，下回大哥领你喝花酒。」

赵景明连忙摇头：「去不得去不得，有个小姑娘喜欢我，她最好哭不过，若教她晓得了，定要哭得我头疼脑热。」

侍卫了然地看他一眼，赞许地点了点头，道：「日后若有哥哥帮得上忙的事，赵老弟只管开口。」

赵景明笑着应了一声好，鞭子一甩，便驾着马车走远了。他未曾将这话当真，谁知数月后竟真得了这侍卫相助。

那时兵临城下，重重铁甲将京都城门围得水泄不通。赵景明领了命负责撞开城门，却迟迟不动手，立于城门前仰着头凝视了好久，忽而一笑，对着城墙上一位守门的侍卫喊了一声「大哥」。

侍卫愣了愣，辨出率兵的小将是赵景明，茫然道：「小老弟，你怎么回事？」

赵景明道：「我来谋个反，大哥帮忙开下门。」

侍卫：「……」

而此时秦熙辰将我抱上了马车，小心地把我放在车上软榻，而后躬身下来，解开我覆面的轻纱。面纱之下，娇颜酡粉，眼眸半媚，正怔忡望着他。他低头看我的眼睛，唇角微勾，也不知是叹是笑，欺身过来，在我额上轻轻浅浅地啄了一下。

他问，你可还认得我是谁？

我心里正闷闷地难受，倚靠在他怀里一动也不动，闻言却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，叫了一声「哥哥」。

他勾唇一笑，低头理了理我微乱的鬓发，道：「哥哥？如今没有旁人，还要扮成晚妍？」

我不安分地在他怀里扭了扭脑袋，否认道：「长得好看的都是哥哥。」

他失笑，揉了揉我的头发。我眼睛明亮地看着他，眉眼弯起，与他无理取闹：「哥哥！我要喝奶茶。」

他微微一怔，如画的眉眼错落过来，唇角抿开些微笑意，疑惑道：「奶茶？突厥的牛乳茶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拽着他的衣角补充道：「是芋圆啵啵奶茶！」

他眉尖微微一皱，垂目思索片刻，而后侧过头询问驾车的赵景明：「你可知晓何为芋圆啵啵奶茶？」

赵景明沉默了一会儿，声音遥遥传来，答道：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」

我撇了撇嘴，轻轻拉了拉秦熙辰的衣袖，示意他靠拢过来。他如我所愿地靠过来，我便抱住了他的颈脖，以此借力贴在他耳畔，与他轻声絮语：

「我还没说完诶！不要芋圆，不要奶茶，要啵啵！」

说罢，我眉眼一弯，抬头迎着他的唇便吻了上去。唇齿交融间，氤氲开淡淡的酒香。分明毫无章法的乱吻，却教他的呼吸变得炙热，无波无澜的心跳也于一瞬剧烈跳动起来。

待我吻罢松开他，他目光深邃地望着我，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轮。我凭借本能，抢在他说话之前伸出手掩住了他的唇，想了想，不确定地问道：「男人，我这是在玩火？」

秦熙辰：「……」

他低低叹一口气，禁锢住我的双手，将我揽入了怀中。他垂目看我，声音染上一丝沙哑，良久，低声道：「倒不是玩火，你是在玩命。」

都道是酒壮怂人胆，借着这凭空而来的胆量，我一丝惹火了的自觉也没有，纵是困倦袭上心头，也不肯安分地睡觉，折腾了秦熙辰不知道多久。

那日，他抱着我回房，我拽着他的衣角教他离开不得，才靠在他怀中安安稳稳地睡了过去。他令人煎了解酒的汤，温声唤我起来服下。我睡得昏沉，自是不愿的。于是与那次重病时一样，他抬手喝了汤，俯身覆上我的唇，一口一口喂予我。我模模糊糊地喝了解酒汤，嘟囔了一句「你轻浮」。

说罢，隐约听到秦熙辰咬牙切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说，我便该轻浮些，就地要了你。

次日酒醒，恍觉我与秦熙辰睡到了一张床去，我正像八爪鱼一般手脚并用地把他缠得严严实实。被我折腾了一宿，他的衣衫凌乱，却一件一件穿得整齐，正微微侧了脸，阖眸睡得不大安稳。

宿醉之后最难受不过，我眨了眨眼，短暂的断片以后，昨日情形一点点浮上脑海，再看身边的秦熙辰，深觉丢了大脸，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。于是趁着他还未醒，慢慢地抽出手脚，从他身边挪开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去。

推开门，熹微晨光泄了一地。莺声鸟语里，我伸了伸懒腰，抬眼瞧见院门处一个极眼熟的身影。她也眼尖，瞧见了，眼睛笑成了月牙，跑将过来，脆声唤道：「桃姐姐。」

我摸了摸她的头，向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低声道：「公子正睡着，小声些。」

她忙捂了唇，连忙点了点头，小声道：「赵景明说，公子昨夜没睡好。」

她将说罢，赵景明的声音便远远地传来，少年颇有深意地笑道：「昨夜里叫了六七次凉水，你说他睡得好吗？」

我轻咳一声，不自然地移开目光去，瞧见一身黑衣的少年正向我们迎面走来，马尾轻扬，身形颀长。

夏果眉眼弯起，向他招了招手，轻声道：「说好给你的早点。」我这才看清她手中挎了一个小篮子，里头盛放着各色糕点，热气腾腾的模样，应是一做好便巴巴地送来的。

赵景明唇角弯起愉悦的弧度，却偏作出一副无奈的模样，摊手道：「送什么糕点啊，我宁愿你多睡一会儿。」

夏果显然比我更直女，听不懂少年语中暗戳戳的嘚瑟，怒道：「你当我愿意？！明明你缠着我给你送的！」

话毕，小姑娘哼一声，挎着篮子抬步便走，遗我与赵景明面面相觑。

少年轻咳一声，抬步便要追上去，走了两步，又折返回来与我解释：「小爷是为了点心，才不是去追那果子。」

我亦不拆穿，噙着姨母笑，从善如流道：「嗯，你开心就好。」

目送赵景明追上夏果，瞧见二人别别扭扭地走远后，我正想转身回房去为秦熙辰备热水，便被人从身后抱住了腰。

他将下巴搁在我肩上，桃花眼微微一勾，泄出动人的笑意来，低声道：「玩火？」

我僵硬地扭过头去，看着面前似笑非笑的男子，辩解道：「非也非也，我不是玩火，是在你心上纵火。」

男子脸上犹存倦色，举手投足很有些轻狂疏懒的意味。他挑眉看我一眼，旋即勾唇一笑，懒洋洋地松开了我：「芳心纵火事小，引火烧身事大。」

说罢，他低笑着叫了一声我的名字。

「陶淳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下次，我绝不做君子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现在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。」

「……」

午饭时与夫人一道用饭，夫人为我盛汤，一面笑着问道：「明明长幼有序，晚妍却是先成婚的那个。淳儿，你与辰儿的婚事几时办？」

晚妍嗔怪着唤了一声「母亲」，秦熙辰眉梢微挑，轻笑道：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儿就办？」

夫人听出他是在玩笑，横了他一眼：「若亲家公与亲家母还在，定然看你不上。」

秦熙辰闻言放下了手中汤勺，反驳道：「如何便看不上了？」

夫人笑道：「京都城的老人哪个不知道昔年燕郡王为爱女择婿，阅尽天下好儿郎的事？」

听夫人提及父亲，我轻轻笑了，追忆起从前，心底蒙上一层恍如隔世的黯然：「父亲说，我的夫婿要如他一般，能文能武不够，模样还须好看。」

说这话时，秦熙辰正垂了眼睑倒酒，神色淡淡，不甚在意的模样。

饭后，晚妍拉着我去她的院子与她说话。我与她相携着坐下软榻，听晚妍笑道：「其实我也想知道，淳姐姐与哥哥何时成婚？」

软榻旁搁置了一个绣筐，我拾起筐中的绣花样子一看，原是晚妍绣的鸳鸯。她有一双巧手，所绣的鸳鸯说是穿花纳锦，栩栩

如生也不为过。

晚妍略显羞赧地垂下头，轻声道：「我想为小宋大人做一个荷包。」

我了然地笑了笑，问道：「昨日三皇子来找过你了？」

她微微颌首，柳眉蹙起一点，神情有些郁然，道：「我与三哥哥说，我欢喜小宋大人，是倾慕他的才学，与其他无关。那场阴差阳错的迷路，教我知道了宋引默这个人，这么多年的留心 and 喜欢，不曾做过假。而三哥哥是哥哥的好友，我从来只当他是兄长。他肯为我做这样多，我愧对他，感谢他，独独没有喜欢他。」

我心底很有些唏嘘，明明是齐少邗种的因，却教宋引默得了果。秦熙辰的至交好友，绝不会是个欠缺才学的草包。单依昨日的投壶便能见得，齐少邗隐藏得深得很。

眼瞧着晚妍的出聘之日越发近了，闺阁时光一日少过一日，我与她说了许久的话，日暮西山时才回一水居。

彼时将走近院门，便瞧见赵景明高高地趴在墙上，正抬手打望。他瞧见我回来，忙扭过头冲着院子又是说话又是打手势，险些从墙上跌了下来。

我有些不解，抬头看着他，好奇道：「赵小爷，你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？」

赵景明向我挤了挤眼睛，促狭地一笑，道：「你进去便晓得了。」

我如他所说轻轻推开了院门，满院的芳菲映入眼帘。短短一个下午，一水居被装点得这样好看，落英如雨，清香蕴藉。一身白衣的男子背负了一柄剑，萧萧肃肃立于其间。

风微微掀动他鬓间碎发，他侧首对我一笑，旋即抽剑出鞘，干脆果决地舞了起来。一剑一剑的寒光拂过花簇锦攒，扑扑簌簌地惊落了一地的花瓣。待他舞罢剑，将剑移至我面前，剑尖处挑了一朵最美最夺目的花。

我眉眼弯起，将花从他剑上拿下，还不待我开口与他说话，他便拉了我至书房，将一卷卷书画，一册册手札展示给我看。他写行书，字如行云流水，银钩铁画。手札上字迹满满，有诗词文赋，也有政论良策，落笔惊艳，文采卓绝。

我拿不准他要做什么，轻笑着看向他，又见他从怀中掏出一方小镜来，将镜子凑到我跟前。这方小镜用的是造价颇高的颇黎，将我和他的模样清晰地倒映在了镜中。

他见着镜中人登对的模样，低低笑了。桃花眼一勾，眼波活了似的漾开，是万顷秋波尽入帘的殊色。可惜薄唇一启，瞬间便坏了情致。

美而自知的秦二公子低声问道：「我好看吗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下颌微垂，唇边翘起一点，万分骄矜道：「方才你已看过了，我能文能武，模样好看，你说岳丈大人是不是看我得上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闻言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抬眼看他，问道：「折腾这一大通，便是为了这个？」

秦熙辰眉梢轻挑，眼底含笑，点了点头，万分认真地应了一声「是」。被他这情绪感染，我亦是一笑，微微抿唇，垂目作认真思索状。

他似是无谓的模样，漫不经心地垂下眼睑，耳朵却竖得尖尖的。但凡我有些风吹草动，一声微叹或一声轻咦，都能引得他垂目看我。他生就一双流光溢彩的桃花眼，眼波一转，君子未远清且婉；眼光一落，一面惊鸿相思彻。

我唇边绽开笑意，放下手中手札，抬眸看他，轻笑道：「我爹爹听我娘亲的，娘亲说能文能武、模样好看皆是次要。」

听到此处，他微微蹙眉，薄唇不自觉抿起，模样很有些肃然。

我唇角弯起，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「她说，我未来的夫郎需对我一心一意，与我一生一世，这样便好。」

秦熙辰这才舒朗开眉目，展颜一笑，恰如天边断虹霁雨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岳丈大人与岳母大人必然看我得上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，又道：「若爹爹看不上你，便不会将我、将昭明司交于你。那日你冒不韪救我时，爹爹定然便把你当作女婿

了。」

说罢，我目光湛湛地望着他，眉眼含笑，轻声道：「世上好儿郎何其多，秦熙辰却只得一个。」

他本低低笑着，眉梢眼角得色尽显，闻言却瞬间端正了神色，看着我的眼睛郑重其事道：「陶淳也只得一个。」

我与他相视而笑，眼底流露出一不加掩饰的默契与欢喜。我看着他含笑的一双眼，唇角不自觉弯起，轻声问道：「我有没有与你说过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？」

秦熙辰唇角微微勾起，手指轻轻拂过我脸颊边的碎发，而后伸手挑住我的下巴，垂眸看我，眼底划过温柔的笑意：「因为我有你。」

他说罢，低下头吻了吻我的唇。

一日复一夕，一夕复一朝，转眼便到了晚妍出聘的日子。那是个顶好的黄道吉日，百事可行，最宜嫁娶。

我答应了晚妍做她的送女客，又要帮衬夫人安排诸项事宜，在后院阁楼与前院厅堂间来回走动，真真是忙得脚不沾地。

相较我而言，秦熙辰这个做哥哥的却显得额外清闲，手执酒盏，轻袍缓带行于宾客之间，或是谈笑风生，或是推杯换盏，悠闲自得的模样，教我看了便来气。

核对完来宾名册后，我抱着手臂走到他身边，鼓着腮帮子抬目瞥他一眼，眼底怨气十足。自我到他身旁起，他的目光便再没

从我身上移开过，眉目温柔，嘴角带了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秦熙辰垂目看我，低低地轻笑一声，而后伸出手点了点我气鼓鼓的脸，道：「像只炸毛的猫，且是一只小奶猫。」

我毫不留情地打开他的手，凑到他耳边，压低了声音愤愤道：「我快忙成陀螺了！怎么你这做哥哥的却这样闲？」

秦熙辰闻言勾唇一笑，眉目风流，美得教人不敢逼视，艳煞了厅中众人也不自知。他在一片倒吸凉气声中倾身过来与我耳语，目光明澈，表情无辜，低声问道：「做哥哥的清闲，当嫂嫂的操劳，有何不妥？」

秦二其人，生了一颗七窍玲珑狐狸心，却最会装天真不过。我撇了撇嘴，轻叹一口气，道：「成亲这样麻烦，我们不……」

他打断我的话，目光湛湛地看着我，眼底蒙上一层真真切切的委屈，道：「只因麻烦，我们便不成亲了？」

见状我眉眼弯起，轻笑出声来：「谁说不成亲了？我是说，我们不如办得简洁些，请七八亲友，宴三五宾客，再饮一杯合卺酒便了？」

他仿佛松了一口气的模样，眉梢轻挑，唇边翘起好看的弧度来。虽是笑了，模样却像是没听进去。秦熙辰垂眸思索了一会儿，抿了抿唇，不情不愿道：「依你的，你开心就好。」

我听出他语中的搪塞，却没工夫与他争辩，轻哼一声后，便提着裙子快步去后面寻晚妍，遗他立在原地，手里转着一只酒杯

若有所思。

晚妍早换好一身泥金红裙，正端然坐于铜镜前，由喜娘用五色棉纱线为她绞面。我来时将将绞好，喜娘将正纱线收回妆匣。眉弯如月，面容光洁的美貌女子抬眸对着我轻轻一笑，唤了一声「淳姐姐」。

我心下只觉惊艳，执了晚妍的手连声称赞她，惹得晚妍很有些羞赧地垂下眼眸，脸颊边漫上绯色，映衬身后一室鲜艳夺目的红色，当真是万分好看。

绞罢面，夫人喂晚妍吃上轿饭，眼底有晶莹闪烁，却强撑着对晚妍笑道：「若你父亲在京都，必定领一队兵来为你拦轿，人墙一堵一堵，不教你被轻易迎了去。」

晚妍轻笑道：「不消父亲，哥哥早领了一堆人拦在大门，堵得严严实实，水泄不透。」

夫人这才切切实实地笑了，用手绢拭了拭眼角，侧首看着我笑道：「你哥哥成亲时，你记着别教他能容易地接了人去。」

我脸颊一烫，嗔怪地看夫人一眼。晚妍却微微颌首，信誓旦旦地应了句「一定」。

鞭炮齐鸣声隐约传来，有穿红着绿的婢女笑着进来通传，花轿已然临门了。循着旧礼，喜娘三次催妆之后，夫人才为晚妍盖上盖头。

喜娘扶着晚妍起身，甫一推开门，便瞧见倚在门外的秦熙辰。他不知是何时来的，见晚妍出来，疏懒地将酒杯递给身边的侍从，看着晚妍淡淡一笑，而后伸出手来隔着盖头摸了摸晚妍的头。

晚妍轻轻叫了一声「哥哥」，语中略带哽咽。秦熙辰轻笑了一声，慢慢收回手，道：「旁的话我不愿多说，你只消记着，万事皆有兄长担着。」

晚妍点了点头，低声应道：「哥哥，我省得的。」

秦熙辰垂下眼睑，修长的眼睫遮住目中情绪，勾唇低低一笑，无谓地抬了抬手，道：「去吧。」

他此时的心情必然是十分复杂的，我跟随着喜娘从他身边经过时，偷偷勾了勾他的手指。掩藏在衣袖下的小动作惹得他侧目看我，眼底有淡淡的笑意。我轻轻一笑，这才不动声色地收回手，抬步跟上喜娘送晚妍上轿。

宋引默已在府门前候了多时了，着一身大红喜服，身姿清隽，眉目舒朗，唇边挂了一抹淡淡的笑，神色也是淡淡的，瞧不出欢喜，看不出疏离，却莫名教人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鞭炮高高挂起，炸出一阵袅袅的青烟。晚妍已上了轿，我上前一步，抓一把茶叶与米粒撒在轿顶之上，行经宋引默身侧时，流电嘶鸣一声，向我打了好几个响鼻。宋引默骑在马上，轻轻抚慰马鬃，一面垂下眼睑，凝神看了我好久。我察觉有异，回眸望向他时，他却仓促地移开了视线，目光闪躲得几近狼狈。

他失礼的表现引得人群侧目，我只淡淡一笑，作不知状，行至花轿旁混进送亲队伍里。起轿之后，宋引默骑着流电在最前面开路。大红灯笼招展，沿途吹打了出一路的喜庆，宋引默骑马的背影却显得与这热闹格格不入。

我算是晚妍的娘家人，依礼送至中途便需携着一包火熄灰回去。于是告别了花轿重回秦府，借着带回的火熄灰，点燃一炷清香置于火缸里才作罢。

喧天动地的热闹之后，此时的秦府显得分外寂寥。夫人心绪不佳，用过饭后便早早地回房休憩了。而我找到秦熙辰时，他却在一水居的亭阁里独自饮酒。

今晨宴宾客时，他穿的是一袭檀色锦袍，现今早换回了惯常的白衣，银冠高束，更为他添上几分清冷，气质矜贵之余，美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。

我放轻了步子，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跟前，屈身与他对坐，一双手肘顺势搁在矮几上，捧着脸与他对视。

秦熙辰低低一笑，唇上酒渍将他的薄唇染成潋滟的桃花色，瞧着万分可口的模样，教我想尝一口。我如是想着，便如是做了，探身过去轻轻咬了一口他的唇。

他拿出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，却在我唇瓣将离之际，霸道地捧住我的后脑，反客为主地攻城略地起来，不知吻了多久才意犹未尽地松开我。

嘴上虽放过我了，手上却不肯放过。他用大拇指垫在我的下颌上，挑了我的下巴，垂眸看我被他摩挲得嫣红的唇，姿势当真是要多轻佻有多轻佻。

我挣脱不得，瞪了他一眼，他却低低地笑出了声，惫懒地收回手，一面斟酒，一面说道：「晚妍归宁后，我便回塞北。」

成婚后第三日归宁，他这样快便要走了。分明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我心底却升腾起好些不舍，费尽全力才将这股躁动的情绪压下去，点了点头，应了一声「好」。

秦熙辰饮了一口酒，低声道：「早前应了晚妍，给她猎狐皮做大氅。狐皮还未猎好，她便嫁人了。」

心里明明舍不得，偏要装风轻云淡。

他说罢，轻轻笑了笑，又饮了一口酒，抬目看我，道：「塞北有种羊肉烧饼，酥饼香脆，羊肉鲜嫩，上头还撒着芝麻，我初次尝到时，便觉得你定然会喜欢。」

我拿过他手里的酒杯，仰头喝尽了杯中酒，闻言撇嘴道：「明知我吃不到，你偏说来馋我。」

秦熙辰眉眼一弯，垂眸思索片刻，轻笑道：「好办。待我凯旋，便把厨子抓回京都，再牵上一头塞北的羊，驮一袋面粉。」

我忍不住轻笑一声，笑道：「旁人凯旋带的都是战利品，你凯旋却牵一头羊？」

他目光微沉，构想到了彼时场景，唇角勾起极好看的弧度，歪着头看我，眼底有笑意也有骄矜，道：「你信不信，依我的风评，凯旋时莫说是牵羊，纵是当街抱个美人也实属寻常。」

我挑眉看他，朱唇轻启，挤出一个意味深长的「哦」字。

求生欲强烈如秦熙辰，当即正襟危坐，义正词严道：「我秦熙辰便是死，死战场上，也绝不会抱个美人回京。」

我抬眸看他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铁骨铮铮秦熙辰，你可别教我逮着真香现场。」

他眨了眨眼睛，没明白「真香」所指，却听出我话中浓厚的警告意味，严肃且傲娇地点了点头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